



■工友情怀

铁花飞溅的青春

□董占华 文/图

在我的相册里，有一张40多年前的照片，是当年工厂团支部欢送老支书那一刻的纪念照。照片中第二排右三年纪大的就是车间工会主席、共青团支部书记龚师傅。看到他慈祥忠厚的面容，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落下来。

那是1975年，我作为下乡知识青年，在农村奋斗了七年，回城后招工到县机械厂铸造车间当翻砂工。

在当时有“车钳铣，没有比；铆锻焊，将就干；去翻砂，就回家”的说法。意思是，翻砂工是高温、危险，苦脏累的工作，这样的工作不如回家不干了，特别是我一个女孩子，按理实在不适应这样的岗位！

我带着十二分的不情愿来到铸造车间。车间工会主席兼团支部书记龚师傅收我为徒。考虑到我是高中毕业生，有文化，推荐我当上了车间核算员兼车间工会的女工委员。

铸造车间环境和工作的艰苦名不虚传，造型的海沙被高温的铁水融化了，形成细细的粉尘，随着呼吸，透过工作服，风帽、两层口罩钻到鼻子、气管和肺叶里。造型用的铅粉是黑黑的石墨粉，细细地随着热气飘荡，透过工作服的缝隙落到皮肤上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每天下班以后，除了牙齿和眼睛是白的，浑身上下都是黑，皮肤也慢慢变得黝黑粗糙。作为正青春爱美的女孩子，真的难以接受。龚师傅重活累活抢着干，倒铁水浇铸件的时候，用身体挡住我，生怕火红飞溅的铁水烫了我。

当时，我们企业是县城的骨干企业，经常加班搞大会战。因为我们工种是重体力，工厂每天给我们发放加餐。令我奇怪的是，龚师傅每一次领到加餐的时候，都急忙把东西塞到带饭的饭盒里。看到大家有说有笑地吃东

西，他就一个人躲了出去。别人悄悄告诉我：龚师傅家孩子多，老伴有病，家庭生活困难。他是把食品带回家里，给有病的老伴吃……

望着龚师傅消瘦的面庞，我很心疼，急忙把我的那份加餐拿到龚师傅面前，撒娇地说：“女孩子饭量小，吃多了胖了就不漂亮了！您帮我吃点儿。”以后我中午带饭，特意多装一些，吃饭的时候，先把饭菜拨出一半，故意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吃不下去了。”请龚师傅帮忙解决“困难”。

就在拍照片的第二天，是龚师傅调岗前的最后一班岗，一场意外发生了。我们浇铸大工件自动控制机床的时候，浇铸铁水吊包的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，铁水猛然倾倒下来，工件浇铸完成以后，不能复位。炽热的铁水溢到砂型的四周，遇到潮湿变成红红的铁渣随着热气飞溅到四周。千钧一发、危在旦夕，如果不能及时排除，将会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。这时候，龚师傅一个箭步冲到铁水吊包前面双手死死抓住手动复位装置，强行让铁水吊包恢复正常。龚师傅的防热手套冒烟了，工作服着火了，但他没有放手。大家拿起消防工具帮助龚师傅，避免了一场严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，而龚师傅因严重烧伤住进医院。

后来，龚师傅因工伤提前退休了，没过几年，龚师傅因疾病缠身，英年早逝。工厂为了照顾龚师傅的家庭，特招他儿子顶替接班。每当我再发加餐的时候，都会把他的那份交给龚师傅的儿子，让他带回去给龚师傅多病的老伴……

四十多年过去，现在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丰衣足食。可是，当年那一份简单加餐的情感，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■青春岁月

永远的红围巾

□刘希文/图

记忆里，父亲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豪爽、干练，但也常常丢三落四，但就是这样粗枝大叶的人，却给我织了人生第一条围巾。

28年前，我刚上小学，母亲在偏远的一个乡村做了代课老师后，照顾我和妹妹的任务，自然而然就落在父亲肩上。那年冬天奇冷，为了御寒，我穿上了家里所有厚一点的衣服，也学着其他同学的样子，找来小型油漆桶，四周打上孔后，在里面放上木柴生火，但即使被熏得眼泪直流，那点火温暖也持续不了多久。

听人说，系一根围巾就像多穿一件毛线衣，身上会暖和许多。父亲突然喜滋滋地对我说：“我帮你和妹妹一个人织条围巾，那样你就不冷了。”就在那个夜里，父亲把自己身上那件结婚时买的红毛衣脱下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它们“肢解”成一个一个的毛线团。

父亲从隔壁王婶那里借来毛衣针，而且从李妈那里学会了厚实的元宝针，我在煤油灯下做作业的时候，父亲就在旁边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用笨拙的双手为我们织围巾。

因为不熟练，他不是打错



针，就是掉了针，常常拆了重来，我劝他：“爸，还是算了吧，不急这会儿，等妈放假回来再给我们织也不迟。”可父亲却一板一眼地说：“你只管你自己做作业就行。你爸我啥事不会干，难道还被一条围巾难倒不成？你看你俩的小脸儿冻得小花猫似的，你们又不是没妈妈，别让人笑话。”父亲其实真是个人，木匠、泥瓦匠，理发匠，没有哪一项能难住他，见他执意如

■家庭相册

有关母爱的记忆

□林国强 文/图

母亲一向硬朗健康，她辛苦地操持着家务而无任何怨言。我们兄妹均已各自成家，都有一份公职，平日里忙于工作，只是到礼拜天才到母亲家。每每看到脸色红润的母亲，便以为她身体健康。孰料病魔早已乘虚而入潜伏深藏。直至一日妹妹陪母亲去医院检查，才获悉母亲患了晚期淋巴癌，顿时惊得我们目瞪口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四处求医问药，但母亲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，瘦得不成样子。

多么希望奇迹在母亲身上出现，可母亲终究没能创出奇迹。在苦苦搏击了七百多天，母亲还是撒下了她所挚爱的儿女们，离开了这个她深深依恋着的世界。“逝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？”这种痛苦的经历，在我一生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。

生命是个过程。明白人主张“潇洒走一回”，可乘鹤而去的母亲哪里有什么潇洒，只是苦苦地走了一回。那日送走了母亲，一

家人心绪难平。想着母亲平日对我们的慈爱，想着母亲含辛茹苦地操劳了一辈子，心里就十分难过。

我太多的记忆，都与母亲有关。在母亲生前兴奋地谈起我出生那天的情景，脸上漾着仿佛第一次看到我时的幸福笑容……每每陷入这样的画面，我感觉到在母亲的身上集合了天底下所有母亲的吃苦耐劳、贤惠忘我。在母亲身上，有我永远读不尽的母爱。

母亲是我“不识字”的导师。如果回忆起来，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正是识字不多的母亲。是她首先教会我明辨是非善恶。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凭着做母亲的本能，她始终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，为此，她竭力要把儿女培育成有知识的人。在对待儿女的教育上，她远见而开朗。她教育我们要学好，要做好人，自立自强。母亲有很多“规矩”，现在看来都是

此，我也就不再阻拦。

一寸、两寸、三寸，围巾越来越长，有时候又越来越短，父亲常常对自己的手工不满意，拆了重打，打了重拆。一个星期后，属于我的那条红围巾终于横空出世。第二天，我喜滋滋地把它围在脖子上去上学，身上果然暖和了许多。同学们见了也都羡慕不已，因为我是班上第一个戴围巾的人。那鲜艳的红颜色，似乎要把整个冬天都温暖起来。

父亲后来又为妹妹织了同样一条围巾，我们两个系着同色同款的围巾上下学，常引来旁人的一阵艳羡。那条红围巾，一直伴我读完小学、初中。每年冬天，它都是我脖子上永远飘扬的旗帜。

上中专后的第一个冬天，女同学中有巧手的买来毛线织围巾，我也在她们的带领下，用仅有的零用钱买来各色各款毛线，为自己织了各种款式的围巾。那条红围巾便“下岗”了。

可是，我却从没有给父亲织过一条围巾，也从没想过给父亲织一条围巾。中专三年级那年春天，父亲因病突然离世，我永远也没有弥补的机会了。

那条红围巾由于年代久远，失去了原本的亮丽颜色，边角也有些破洞，但我一直没舍得丢。看到它，就仿佛父爱的温暖犹在，温暖着我此后人生的每一个寒冬。



一条条处世的哲学，为人的道理。比如“不许浪费粮食”，“不可讥笑衣服破旧的人”，“爱劳动才会有出息”等等。

母亲一生节俭。在那个生活资料极其贫乏的五十年代，她凭着勤劳和智慧操持着整个家，在清贫的生活里用心力营造家的温馨和欢乐。母亲爱美，尽管穿着朴素，但总是合体干净，而且也这样要求家里每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母亲希望自己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美丽的，我们留给别人的印象也是得体的。

母亲贤淑、和气，与邻里和睦相处，与人为善。自我懂事起，很少见到母亲与人红过脸，吵过嘴。母亲离开时，左邻右舍自发集合来送母亲最后一程，从他们哀伤的眼神中看到了母亲几十年的为人。母亲作为一个普通平凡的缙丝女工，在人世的最后一程，走得平静体面。

时光有如白驹过隙，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了。思念的日子里，那些无根的记忆总会在泪珠中逐渐显现，许久不忍隐去……母亲活到70岁，我始终没有很好地孝敬她，待我明白欠她老人家的情太多太多时，却已经无法弥补，因此愧疚常常揪着我的心。

母亲，此刻我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您的存在。回味着您曾经给予过的那无穷无尽的浓浓母爱，您的关爱，还时时在我的生活里，一遍遍地陪伴着我，翻洗平淡却又踏实的日子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

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